訂訛類編

訂譌類編續補卷下

仁和　杭世駿　堇浦

人譌

孔子無鬚

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損其敬則孔子當無鬚今像多鬚恐誤

葉法喜

類函佛經法喜謂見法生歡喜也唐道士葉法喜蓋取於此或作法善恐非喜處州人明皇嘗贈以詩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今處州有點易亭

去胡來王

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非也西域傳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爲王以二相爲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卽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但其言共

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有天下為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共頭而山隧呂氏春秋武王使召公就微子開于共頭之下而與之盟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養性之術者矣

王亘

肇慶府志宋王亘淳熙中為博羅令築隨龍蘇村二隄民賴其利後知南恩一統志誤作王旦今博羅名宦稱

宋丞相文正公前博羅令而不知文正未嘗爲此官宋史王旦傳起家以大理評事知平江縣淳熙又孝宗年號也蓋士不讀書而祀典之荒唐也久矣

百里奚子

讀書質疑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往申白乙丙是也視孟明視是也皆蹇叔子按孟明視乃百里奚之子也故左傳曰獲百里孟明視連父姓而稱其名也或以百里爲孟明視之字如所稱子玉得臣者非也

嚴光非餘姚人

楊升庵曰予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

亂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曄失于考也

關侯生日

關壯繆祖石盤公諱審字問之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生于和帝永元二年卒于桓帝永壽三年父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于靈帝光和元年戊子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見蒲州守朱牧關侯祖墓碑記今世傳侯五月十

三生乃不也而關倸八字四戊午之說亦未確也

董仲深

董仲舒說道術以此方馬遷相如其文章亦不同調相傳織女爲董永妻生一子名仲深精于天文術數之學後乃訛仲深爲仲舒

少游非蘇門壻

老泉有二女一適其母兄程璿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毋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旨將安云一適柳子玉之子並非秦淮海也　少游淮海集有徐主簿行狀云君有三女嘗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後以文美娶予如其志云又與傅斌老尺一

云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則嘗身事之矣則少游之妻爲徐氏初亦未嘗踵蘇氏之門而况于爲壻乎卽歐陽之志蘇老泉亦云三子長曰景早卒軾轍爲某官三女亦皆早卒而東坡與李方叔書云頃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長比經歷四方更求其似邈不可得則少游之非蘇壻不辨而自明矣

陸玩

清河書畫舫陸玩字士瑤晉史譌爲陸玩至米芾又譌爲陸統孰謂偏旁點畫之誤僅爲細故歟

王鷟

法帖刊誤羲之鷟還帖鷟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袁

羊顧虎之類或以此爲卽逸少所愛之鵞甚可鄙笑

屯莫如

風俗通混屯太昊之良佐子孫因以爲氏漢有屯莫如今儒林傳作毛莫如誤矣

白陽山人

陳淳字道復號白陽山人吳郡人善寫花卉子括字沱江能世其業竹垞先生題云白陽山人陳括誤

甪里

資暇錄漢四皓其一號甪里甪音祿今多呼爲角魏子友孔氏祕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

王僑

丹鉛總錄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于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久矣

李陽冰

李陽冰字少温見于宣和畫譜吳子行及云陽冰卽李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爲張君房也唐英字次功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丁覘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曰隋世稱丁眞永草永乃知名

丁何人也蔡云道護豈其人耶法書要錄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眞永草非道護也君謨誤矣

蘇老泉

老泉者眉山蘇氏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故子由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爲其父明允之稱蓋誤于梅都官有老泉詩故也

董秦

盧仝月蝕詩有官爵及董秦之句人疑替將董秦來降賜名李忠臣現在貴官盧仝不應譏之姚寬西溪叢話以爲董秦者漢之幸臣董賢秦宮也此似有理

干寶

董漢陽穀碧里雜存寶本姓干後人訛爲于○鶴林玉露楊廷秀用干寶事相承作于有吏在旁曰本是干字檢字書以呈下注晉有干寶廷秀喜曰此吾一字師也

米元暉

清河書畫舫元章實生友仁友智友仁孟字元暉雲浦跋云南宮弟兄謬甚矣

郝天挺有二

池北偶談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爲元遺山之師一爲遺山弟子余考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于朶魯別族

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
志略受業于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事追封
冀國公謚文定爲皇慶名臣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注
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拔都惟史天澤張弘
範見輟耕錄漢人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爲隱
逸傳之晉鄉而致疑于趙文敏之序稱尙書左丞又于
尙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

兩李愿

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別是一人非西平子也西平李
晟洮州人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當爲長
安人安得于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其爲兩李愿明矣或

日是當時隱士同姓名者歷傳亦無歸盤谷事

兩蔡邕

觚賸續編或謂當時有兩蔡邕皆字伯喈一陳留人卽中郎一上虞人以孝行舉終隱不仕乃辨柯亭之竹撰孝娥之碑者事固有巧合者遂致傳訛耳

兩王肅

王伯厚云王肅字子雍魏志有傳集說以肅爲元魏人訛也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人因相類而訛

日知錄墨子文王舉閎天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

窮于商范蠡流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亙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誄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見于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窮季氏置虎振周王圖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晉說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

誤

因子我而誤

甕牖閒評史記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云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蘇東坡作志林力辨此一段事謂李斯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弟子傳妄也東坡之意蓋欲明宰予之非與田常作亂是固然矣然不知宰予未嘗被殺齊田常之亂所殺者乃闞止與宰予皆字子我太史公取左氏傳而作史記見子我被殺不能深究便認以爲宰予而有孔子恥之之說抑何

謬誤至於如此

庸奴

顏師古解漢書庸奴其夫謂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攷史記張耳傳云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然則庸奴乃是人名非鄙視之如庸奴也

琴張非子張

孔子弟子琴張張琴牢也子張乃姓顓孫名師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難與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與並爲徒懷干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

蘇黃米蔡非蔡襄

張青甫云宋人書例稱蘇黃米蔡者謂京也後世惡其爲人乃斥去之而進君謨書焉君謨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後其爲京無疑矣京筆法姿媚非君謨可比也

定江南是陳嬰

賓退錄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令天下城縣邑始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但書令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雩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蹤跡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笑洪駒父豫章職考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爲城隍神今江南郡縣城隍多指爲灌嬰其實非也

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為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為將屬楚項梁為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漸顏師古謂漸水名在丹陽黝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為陳嬰流俗所傳不為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蘇小小非唐人

讀書質疑樂府解題有錢唐蘇小小歌小小非唐人也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詠遂謂與之同時耳按郭茂倩所編廣題云蘇小小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之西故古詞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王昭君非鄭人

鄭州有坊曰昭君故里按志神武第幾子妃婁氏小字昭君鄭州人非漢昭君也行人有以青冢琵琶弔之者失考耳

岳王無銀餅女

浙臬者乃鄂王宅署之左建忠佑廟祀王王卒時有女尚幼抱銀瓶赴井死附祭於廟俗稱銀瓶娘子孝宗初追復王原官以禮改葬訪其後錄用子孫禭祿以上皆官之女則官其夫王有女安娘女夫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口女二娘三娘各候出嫁日官其夫爲進武校尉則銀瓶小姐殉孝而死寧有不經御旨追贈而編

中曾不一及之耶

李波小妹

西溪叢話香匲集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妬吳宮誰教牽引知酒味因令悵望成春慵海棠花前鞦韆畔背人撩鬢道忽忽韓偓所補似言閨房之意大非其實北史李安世出為相州刺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殘掠不已刺史薛道摽討之大為所破公私成患百姓語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等殺之州內肅然

供春

敬業堂詞注供春吳頤山婢名始製宜興茶壺俗以爲龔春者訛

皇媪

日知錄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媪來歸乃不攷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于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追尊先媪爲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並無皇媪

天文訛

令日

言鯖俗謂異日爲另日音令說文王篇無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待令日郎異日也注謂善非

劈歷

續博物志王充論衡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歷破之是也霹靂俗字也

地理訛

八柱擎地

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

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按此則八柱乃擎地者而張說為姚崇墓表乃云八柱擎天似誤用

錢唐

七修類稿錢唐之名按史記始皇浮江下丹陽至錢唐歷代地志亦有錢唐縣令至唐避國號始加土焉輟耕錄謂唐字從土誤矣至以為以錢易土築塘避錢湖之水等事杭志已辨其訛考之釋文唐途也杭地五代以前路止西北一帶逼近于錢湖（即西湖）故謂錢唐耳

武林

言鯖世傳杭州稱武林本名虎林唐以避諱改為武非也晉書地理志吳郡錢唐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當是時

錢唐屬吳郡又見顏師古注漢地理志

金潾

丹鉛總錄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潾金潾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潾清渚也今刻本作麟非

瓊管

嶺南之地曰五管乃統治之名猶南中之六詔也曰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白玉蟾瓊州人其文集在瓊管集今作瓊琯非

汝川

天祿識餘汝古岷字武巾切晉王羲之書避同汝嶺尙

不改古今蜀有汶川縣即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俗呼作問川縣字學不明地理亦謬豈有蜀川可冒晉汶乎

六鼇縣誤

棗林雜俎俞憲登科考弘治己未科三甲進士林文煥福建六鼇縣人按漳浦縣二十三都立鎮海衛轄陸鼇元鍾銅山三千戶所則縣字誤也又海寧縣志永樂十二年貢生沈嘗銅瀝縣丞今銅瀝縣無考

留城

讀書質疑陳留立祠祀張子房非也所封留在沛今彭城有留城是也昔宋武北征過陳留下敎修復其失蓋

已久矣

大秦

日知錄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偶同而傳以爲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爲小秦則益爲夸誕矣

衚衕

京師巷稱衚衕其義不典按南史東昏侯被弑西弄弄

乃宮中別巷即今衖字見陳眉公枕譚元經世大典謂之火弄恐北音誤仄爲平因呼衚衕

胥母山

丹鉛總錄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母山古字胥作胥其字似骨其誤宜矣今雖善書者亦不知胥之爲胥也

崧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大者自名崧不主中嶽而言今或以崧高通用誤矣

牛山

孟子云牛山之木嘗美矣歐陽子曰環滁皆山也予親至二地牛山乃一岡石小山全無土木恐當時亦難以養木滁州四望無際止西有瑯琊不知孟子歐陽何以云然

回鴈峰

筠廊偶筆衡州回鴈峰因峰勢取名耳世傳謬甚胡循蜚貞關遊記一篇辨之甚詳其略曰世傳衡陽鴈斷其說有二一曰山高鴈不能過一曰江有毒鴈飲水死耳淺人耳食奉爲信史可笑也衡陽不過岱華其間未嘗無鴈卽峻不能度豈無徑可通若水毒殺鴈則衡人之

飲于江者靡有孑遺矣且水旣殺鴈亦當殺魚是眞湘浦魚沈己蓋衡之七十二峰從洞庭疊翠南來如飛如翰奔八百里至湘江而一峰天嶠回伏若鴈之落而乘風迅折復起項領羽翼翩翩欲動者勢使然也山距城二百步高二十仞凡讌集輒至其地順治己丑九日余與寮友采茱山阿南望瀟水微茫若帶忽聞空中嘹嚦聲橫江西過余笑謂左右曰鴈今破例過峰何以不回客有不省者余乃理前說爲記以質稗史之誣

高里山

山東考古錄泰安州西南二里俗名蒿里山者高里山之訛也史記封禪書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漢書

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注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乃若蒿里之名見于古挽歌不言其地漢書武五子傳蒿里傳兮郭門閲注師古曰蒿里死人里審若此山爲死人之里武帝何所取而禪祭之乎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梁父蒿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蓋合古昔帝王降禪之壇一變而爲閻王鬼伯之祠矣○漢書上親禪高里師古注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其字爲蓬蒿之蒿或者誤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

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又

改爲鼇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盛山史記封禪書七日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琊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里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

山之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充論衡實知篇引此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公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著史書二千年之誤

圁水

漢書地理志西河郡縣圜陽注此縣在圁水之陽按顏師古圜陰縣下注云圜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圜字今有銀州銀水卽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

角子湖

岳陽風土記閣子湖本角子湖語訛以其在洞庭之角

故謂之角子湖

長水

日知錄漢書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霸產豐澇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營近長水因名水經注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湏水

滎陽湏水湏音會今寫作須讀作需訛

玉關非明妃所經

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門關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今在河套內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鴈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

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悱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爲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卽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矣

淮泗並不入江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並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耶

夏非夏州

中國之稱夏尙矣今以爲起于唐之夏州地鄰于夷故華夷對稱曰華夏（說文長箋夏下）然則書言蠻夷猾夏語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攷夏

州本朔方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不始於唐也

丹陽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于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繿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

握髮殿

吳越握髮殿柱每條圍一十二尺今訛名惡發殿云錢王怒卽乘此座也

宣曲宮

三輔黃圖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嘗于此度曲因以爲名此說誤也按武帝時從宣曲以南置更衣十二所卽宣曲宮也豈因宣帝度曲而得名乎

場屋

元相連昌宮詞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因隋書音樂志每歲正月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脚路從昏達旦觀之謂之場屋故也今誤稱場屋爲試士之處

簃樓

天香樓偶得簃字音移說文閣邊小屋也一曰樓閣邊小屋與樓閣相連者愚按今人稱樓閣兩旁側樓曰捸樓捸字與簃字音相近故傳訛耳當呼簃樓爲是

青樓

齊武帝於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是青樓乃帝王之居故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駱賓王詩大道青樓十二重言其華也今以妓爲青樓誤矣梁劉邈詩曰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殆稱妓居之始

東箱

天祿識餘周昌傳呂后側耳東箱聽師古注曰正寢之

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今世誤作東廂西廂非是

可月亭

虎丘山志可月亭劉夢得詩有一方明月可中庭之句因以可月名亭雲嶠類要亦名可月後俗誤以爲可中亭寺燬時其亭獨存

天竺寺

白樂天題天竺寺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乃是題虔州城外天竺寺今杭州府收入錢唐天竺寺

瓦官寺

李白詩注瓦棺寺古碑云昔有僧誦法華經以瓦棺葬於此棺上生蓮花又云晉武時建以陶官地在秦淮北故名瓦官誤而爲棺寺中有閣高十五丈

招提

西溪叢話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鬬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爲招去鬬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保俶塔

湧幢小品杭州有保俶塔因錢忠懿王俶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稱名尊天子也後誤爲保叔至有保叔緣何不保夫叔情何厚丈夫疏縱饒一派西湖水難洗今朝叔塔污之詩今古流傳誰爲杭之婦人灑此奇冤也郎仁寶云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故名塔日保叔又霏雪錄以爲保所塔不知何據

庚子山賦誤

日知錄庚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

皇姑子橋

崇德縣皇過此橋以宋高宗南渡過此故名見縣志萬厤間橋北沈望雲伐竹得磚葬石刻宋寧宗姑墓駙馬黃氏鹽官人始知爲皇姑子橋

橫衝橋

西湖便覽行春橋宋時爲左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正十五年六月軍厮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鴈門馬氏葬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始知行春橋乃橫衝橋之訛也

樂府

日知錄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儆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宦寺後漢書律厤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維試問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云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即名之樂府也

季札墓

讀書質疑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讀爲季字非也陶潛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

作銘謂題季子有吳延陵此可證其爲古無疑秦觀以孔子未嘗至延陵疑其出於唐人未考陶集乎

歲時訛

冬住

老學庵筆記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蓋閩音也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蓋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晩寒

困學紀聞七月箋傳言豳土晩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晩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晩寒者

國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世代訛

梳妝臺非遼蕭后

張居正雜著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相傳遼蕭后梳妝樓成祖定鼎北京勿毀以垂戒焉萬曆七年五月四日樓傾梁上金錢百二十文云至元通寶則樓剏于元初非遼時物矣

堯山堂縣記金章宗爲李宸妃建梳妝臺於都城西北隅今禁中瓊花島妝臺本金故物也目爲遼后梳妝臺誤

傳記不攷世代

日知錄張衡言春秋元命苞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爲後人僞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欒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爲上客椒舉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趙襄子爲晉卿

時孔子已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傳虢君出見扁鵲於中闕其時虢亡已久龜策傳宋元王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

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冉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歲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柏梁臺詩

漢武帝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

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漢書言削五縣僅有八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

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厤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覆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鬼神訛

佛化入中國

世傳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共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佛化流中國久矣

天竺觀音像

七修類稿杭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前澗有光視之得奇木詢人不識也因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大士像今俗云沈香非也墨談以像爲兀朮取置燕之玉河鄉建寺名觀音以奉志云匿井恐墨談所

考多眞如金陵志公泗州僧伽眞身亦爲取置北京慶壽寺爲聖容殿可知矣

阿羅漢

棗林雜俎眞臘國天竺僧僑陳如自西域來主其國至其酋姓斜科名質多思那者日漸强盛嘉興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曰杭州淨慈寺裝羅漢像五百以僑陳如爲首今觀陳如特夷狄之主耳但教人事佛實非所謂白晝昇天降龍伏虎有諸佛靈異者也今乃崇奉香火以爲尊神則其誕漢可知矣

湘君湘夫人是江神非堯女

賓退錄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

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謂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卽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尙

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于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元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於此以袪千古之惑

禮制訛

封典

冬夜箋記封典有再醮不受封之典制蓋謂妻非謂母也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曾祖父母父母曾犯姦

盜除名等罪及例所封妻不是以禮娶到正室或係再醮優婢妾幷不許申請其昭然如此乃有以母係再醮不請封者殊失考

蜜章

言鯖蜜章二字見晉書山濤傳唐宋以來文字多用之劉禹錫爲杜司徒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天重蜜加榮於後夜李國長神道碑煌煌蜜章孫奭謚議蜜章加等增飾下泉則蜜章二字例皆用於贈典或謂贈典旣不刻印而以蠟爲之蜜卽蠟也今蠟炬謂之蜜炬見周禮黃燭注愚考今之贈典皆用寶並非蠟刻其實不用油而用蜜今進士榜中用寶俱以蜜又官府文書有用

水硃而不用油者則蜜章實以蜜代油未見以蠟爲之前人未見注蜜章者故爲辨之

太師

類函晉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諱師故置太宰以代太師之名晉書曰惠帝太安元年以齊王冏爲太師當時撰述者之誤也

三署郎

通典注後漢桓靈問三署見郎七百餘人而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太尉楊秉上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置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云云案自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爲尚書郎故事凡夫

天文有武賁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爲翊衛之象則應劭楊秉所言三署郎是也而世人謂之尙書郎則誤矣徵其失也蓋自梁陶藻職官要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通爲尙書郎循名失實疑誤後代

巖郎

丹鉛總錄漢書百官志羽林郎以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巖廡下宮牆疊壓也巖郎或作廊非與前書游于巖廊之上義各不同

八座

杜詩有起居八座太夫人之句今遂以八人扛輿者爲

八座按宋齊所云八座者五尚書二僕射一令唐六典曰後漢以令僕射六曹尚書爲八座今以二丞相六尚書爲八座唐不置令考宋書六典之言是八座者入省之官非八人舁之而行之謂也南齊王融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是則有類今所稱八座之說矣

刺史太守不同

丹鉛總錄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爲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部國畿內則河南兩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

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兗徐青荆益并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人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御史首道

棗林雜俎御史聽選聽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蓋國初首下浙東先設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爲北京示其重也名勝志云北宋以河南爲京畿道故寰宇記首列河南南宋以臨安爲京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我朝蓋沿宋制非也

科目

日知錄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唐書選舉志）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于史者凡五十餘科（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有八十有六）故謂之科目（宋王安石始罷諸科）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

明法同爲二等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于含元殿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冊府元龜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闢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

封禪非古

文獻通考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

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主于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文中子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之言以爲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于齊魯陋儒之說詩書不載非事實也

天子不親迎

類函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禮之義不親迎鄭康成駁之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加于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爲天子不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議卿不行皆不議王不親迎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代

未可據此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諭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禮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非說天子之禮

百拜

日知錄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于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徐伯魯云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時特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郤人臣于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

四拜惟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

拜

天香樓偶得古人揖曰長跪周禮太祝辨九拜所謂肅拜即揖也今朝儀不用揖竟用兩膝跪至地而叩首若家禮儀節凡所云鞠躬拜興拜興者正與朝儀相似鞠躬亦非揖特將拜而先屈其身以示敬耳拜則謂屈膝首至地興則謂舉首而仍舊屈膝俟再拜再興或四拜四興而後起膝平身其禮始畢矣今人先用一揖然後屈膝叩首又平身一揖乃又屈膝叩首如此四次謂之四拜非古制也

斂衽不專于女人

今世女人拜稱斂衽夫衣之有衽非女人所專也蘇子瞻舟中聽大人彈琴詩有云斂衽竊聽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斂衽矣○戰國策江乙謂安陵君曰國人見君莫不斂衽而拜留侯世家曰陛下南面稱霸楚君必斂衽而朝皆指男子也今稱女拜爲斂衽不知始於何時

稱名訛

黃小

天祿識餘隋書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按據此則黃口小兒不得作一解矣

夫娘

丹鉛總錄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閨內夫娘悉令持戒磨下將士咸使誦經見法琳辯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卻扇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瑤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爲榮千金公主偶于涇毒句僧不以爲恥後世以夫娘爲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牀云云陶九成乃謂爲罵語蓋未多見六朝雜說耳

太夫人

寄園寄所寄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

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稱太者蓋如是耳

打行

亦巢偶記打行聞興于萬厤間至崇禎時尤盛有上中下三等上者即秀才貴介亦有之中者爲行業身家之子弟下者則遊手負擔里巷無賴耳三種皆有頭目人家有鬬毆或訟事對簿欲用以爲衞則先囑頭目顚之齊集後以銀錢付頭目散之而頭目另有謝儀散銀錢復有扣頭如牙儈然故曰行也鼎革以來官府不知其說而吏胥又不曉文義故作降字但此輩惟得錢爲人效力耳何嘗欲人之降此予少時所親見今此字久而

不變故記

稗子

七修類稿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爲實非名曰敗子殊不知乃是稗草之稗蓋似苗而非苗也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是也

儂家

傳奇中女子自稱曰奴家語甚俗蘇東坡詩云應記儂家舊姓西後之編傳奇者當稱儂家爲雅然在未字之女則宜若婦人竟稱妾可也

服食訛

紗名

㵐石閒談輕容方空皆紗名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是也元微之寄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爲衣作詩荅之而集中容字爲流俗妄改爲庸字方空者紗薄如空也後呼爲方目紗即今吳中所謂銀條紗是也王荆公詩云春衫猶未著方空荆公好奇用之而不知方空之不可爲春衣也

喪麻

褎林雜俎喪服用麻布取其賤惡古未有棉布也棉布始自漢北方麻布貴棉布賤又喪家雖隆冬必以麻非禮也

只孫

堅瓠集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冠衣制飾如一謂之只孫趙廉訪家傳御賜金文只孫一襲是也明高皇定鼎令值駕校尉服之儀從所服團花只孫是也霏雪錄載徐秋雲宮詞紅錦只孫團暁風是誤以只孫爲織成帷幛之類耳

革帶

甕牖閒評夷堅乙志云鬼畏革帶非也鬼何由畏革帶夫人之死不繫帶者蓋帶乃牛革爲之不欲以人尸與牛帶混雜耳而非畏革帶也

披帛

天香樓偶得古今注云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帛至今然矣按此則今世畫工凡畫唐明皇以前女人用披帛者皆失款也且開元之制亦但施之內官今世俗婚娶不論男婦皆披絳帛亦流傳之失

裋褐

甕牖閒評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裋說文云麤衣廣韻敝衣襦也荀子乃作豎褐者疑借豎字耳而注家便解為僮豎之豎乃云僮豎之褐漢書裋褐不完注家亦裋者僮豎所著布長襦也承荀注之誤耳

戎服

古者三軍衣服上下皆如一爲之主者不可自表暴以防敵人之窺伺而已嘗笑王則之叛貝州也在軍中嘗褁花帽皆知其是則也至就擒花帽終不去身甚矣夫則之愚也蒼梧先生雜志云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與殷輪鼙鼓等色相亂戰陣之間不遽見傷殘以沮士氣故左氏傳有均服振振之語此說良是也國家自南渡前天下軍州戎服皆用緋余嘗親見之自紹興末年忽變爲皁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略無一人以爲非何也

經

今人盛酒大瓶謂之京瓶乃用京師京字意謂此瓶出

自京師誤矣京字當用經籍之經字晉安人以瓦壺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經則知經瓶者當用此經字也○有人餉人酒東云五經在門主人誤爲束帶出肅之乃五小瓶酒耳李君實飲酒詩有登樓客在傳三雅問字人來揖五經之句

三酉

雜纂唐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今人言三酉爲酒音同之誤也

乳餅

今齋食者以佛經許食乳石故啖乳餅石首魚不知石乃藥石之石或云石耳乳乃乳田所種非吳中牛酪所

成嘉定間黃子中在廣中見韶陽屬邑民爭乳田問之曰村民掘地爲窖以粳米粉徧鋪之雜草覆其上用糞壤擁之候雨過氣出發之米粉皆化成白蛹螬狀取蛹擣汁和粳米粉蒸成乳餅味甚甘美佛經所食此乳也

動物訛

鸕鷀

本草會纂鸕鷀名水老鴉南方漁舟往往縻畜數十令其捕魚此鳥胎生從口出如兔吐兒故產婦執之易生善食魚凡魚骨鯁者默念鸕鷀不已便下○本草正誤寇宗奭嘗官于澧州公廨後有大木上有三四十鸕鷀

巢日夕覩之旣能交合又有碧色卵散布地則吐雛之說誤也

摸魚公

雜纂鵁鶄郎摸魚公乃今漁船兩旁所載者是也今人誤稱摸魚骨殊謬以公爲骨聲轉而誤也

乾鵲

天祿識餘詩人以乾鵲對溼螢惟王荊公以爲虔字音見于鵲之彊彊易統卦云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䴥鹿

言鯖今制秋獮謂之哨鹿獵人冒鹿皮入山林深處口

銜蘆管作鹿聲鹿乃羣至然後取之卽古之由鹿也呂温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說文云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𡇴則由鹿又當作𡇴

貉 音鶴

本草貉與貛同穴各處形如小狐毛黃褐色其毛深厚温滑可爲裘服日伏夜出捕食蟲物出則貛隨之其性好睡人或畜貉以竹扣醒已而復寐故人好睡曰貉睡俗云瞌睡非生于北逾汶卽死

度溷

風俗通疲馬不能度繩俗云馬羸不能度繩索或云不能度種菜畦塍也謹按齊有溷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

疲乃不能度此水耳

夏馬

又云蝦蟇一跳八尺再丈六從春至夏祼袒相逐無他所作掉尾肅肅按蝦蟇無尾當言夏馬夏馬患蠅蚋掉尾擊之故肅肅也

牛黃

本草經疏云牛食百草其精華凝結成黃猶人之有內丹故能散火消痰解毒爲世神物或云牛病乃生黃者非也

猴

本草釋名白虎通云猴候也見人設食伏機則憑高四

望善于候者也猴好拭面如沐故謂之沐而後人訛沐爲母又訛母爲獮愈訛愈失矣說文云爲字象母猴之形卽沐猴也非牝也猴形似愁胡故曰胡孫莊子謂之狙養馬者廐中畜之能辟馬病俗亦稱馬留

蟨蛩

讀書質疑西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駏虛將爲假之故也見韓詩外傳蓋蟨前足短後足長蛩蛩駏虛前足長後足短二獸相附其行始駛蓋蟨爲一物蛩蛩駏虛爲一物今言相附而行者曰駏蛩卽韓文公贈東野詩亦曰願得始終如駏蛩非也當云蟨蛩耳

蟒

棗林雜俎爾雅蟒者大蛇也蟒無足無角龍則具角足今織蟒俱龍非禮見弘治元年都察院副都御史邊鏞奏禁

土附魚

雅俗稽言鮒俗名土部蓋聲訛也此魚嘗附土而行故曰土附吳興人又名鱸鱧以其質圓而長與黑鱧相似而其鱗斑駁又似鱸魚故兩喻而兼言之埤雅指爲鯽魚似誤魚經諸魚皆屬火惟鮒魚屬土且性亦沈泥但其形不類黑鱧也

弓魚

弓魚見魚譜滇中誤作公魚而怪其有子

蟚棨

七修類槀杭人食蚌肉謂之食淡菜予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爲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不能通後見廣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蟚戶蓋以蚌肉乃取珠人所常食者耳賤之如棨也其義始通後讀輟耕錄益知久有烏蟚戶則孔奏之字亦訛書者乎若改爲啖食之啖則又爲改金銀車者乎

元武

緯略元武卽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此其色黑故曰

元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世人不知乃以元武為龜蛇二物

植物訛

竹筍

本草旬若為竹旬肉為筍故從竹從旬作笋非

松

酉陽雜俎松凡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段成式修竹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皮不鱗仇士良水磑亭子有兩鬣松皮不鱗者又有七鬣者不知何自而得俗謂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櫚木

本草櫚木出安南性堅紫紅色有花紋者謂之花櫚可作牀几扇骨爲枕令人頭痛性熱故也俗作花黎誤矣

蠟梅

范成大梅譜人言臘時開故以蠟名非也爲色正似黃蠟耳出自河南者名磬口色香形皆第一松江名荷花者次之本地狗纓下也得磬口卽荷花可廢矣何況狗纓按狗纓羣芳譜作九英

伎荷

老學庵筆記芰蔆也今人謂卷荷爲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

鞠塵

西溪叢話劉禹錫詩龍墀遥望麴塵絲按禮記鞠衣注如鞠塵色又周禮內司服鞠衣鄭氏云黃桑服如鞠塵色乃知用麴糵字非是

蘋

天祿識餘相如賦薛荔青蘋說文青蘋似莎而大張揖曰生江湖鴈所食管子謂之鴈膳別種爲白蘋楚詞登白蘋兮騁望今誤作蘋

淡巴菰

宦游筆記宋史載呂宋國產淡巴菰是由來已久有明崇禎癸未下禁煙之令民間私種者問徒法輕利重民不奉行尋令犯者斬然私種亦未能絕及崇禎末徧處

栽種三尺童子亦莫不吸煙矣或云我朝進京後人始吃煙謬也按淡巴茹一作淡巴菰煙草也菰又作菰

榧實

甕牖閒評彼美玉山果粲爲金盤實此蘇東坡榧子詩也趙次翁注云出信州玉山縣然信州初不出榧子此玉山乃在婺州婺州榧子冠于江浙注書不究地里之是否而妄意指名豈不大誤

蓴菜

東林雜俎袁石公盛稱湘湖蓴菜美不知湘湖無蓴皆從西湖采去以湘湖水浸之蓴菜經宿則愈肥凡泉水

河水皆可浸不必湘湖也今人但知湘湖之蓴又因石公言謂非湘湖水浸不佳皆耳食者耳李流芳集中蓴菜歌

壺

查浦輯聞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皆以壺爲酒誤矣壺卽瓠詩云八月斷壺壺大而浮取以濟水今江船小兒腰閒俱帶壺恐其失水也按俗作葫蘆非

雜物訛

築墼

天祿識餘周紆爲渤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資嘗築墼自給劉攽漢書刊誤云墼非築所成當作墼築築爲牆墼

爲阬也此說大謬攷本南人不知土墼也字林塼未燒日墼埤蒼形土爲方日墼今之土塼也以木爲模實土其中非築而何

西皮

同話錄髹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韉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倣爲之

螺鈕

字彙門戸上環爲螺鈕取螺首能愼閉塞意尸子法螺蚌面閉戸俗作鑪紐非

匳妝

言鯖匳妝盛首飾之器也今訛爲餶妝

瓊非赤玉

字彙說文瓊赤玉也按詩言玉以瓊者多矣瓊華瓊英瓊瑩瓊瑤瓊琚瓊玖皆謂玉色之美爲瓊楊升菴亦曰說文訓作赤玉恐非詩尙之以瓊華尙之以瓊英尙之以瓊瑩則瓊爲玉之光彩非赤玉也

濫脇號鐘

天香樓偶得淮南子修務訓有云鼓琴者期于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言惟其實不惟其名也濫脇號鐘美琴名注云濫脇音不和號鐘高聲誤矣觀上下文自明濫脇正如焦尾之類號鐘者亦正美其聲高朗耳

故馬融長笛賦云若絙瑟促柱號鐘高調號鐘亦指琴名蓋言笛聲之美促若急弦之瑟高若號鐘之琴也

澄心堂紙

七修類稿澄心堂紙陳后山以爲卵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見之而言之得如此眞也但在宋時亦罕覯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厚耳及宋板所搨六帖之紙亦似之又覺差少黑也世以此紙爲宋物殊不知澄心堂乃南唐烈祖徐知誥金陵燕居之名（今南畿志作書籍處誤矣）藏宋時郎誤以爲知誥之子元宗所造詩文發原以爲後主所造皆非也故後山

談叢辨之今徽州志又以爲出于彼地與李廷珪墨爲二絕則誤之尤甚矣諒後山宋人且嘗見之辨爲烈祖所造無疑惜歐陽公亦曰但不知出處

子石

李之彥硯譜歐陽修曰端石以子石爲上在大石中生蓋石精也流俗譌爲紫石

佛狼機

雲谷臥餘今之砲名佛狼機人多不解其義近閱籌海圖編始知佛狼機國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間顧僉憲應祥著海道有大船二直至廣城懷邑稱佛狼機國入貢使者名加必丹時武宗南巡俟使羈會同館一年後遣

去因遺此製遂以地名器如驢稱衛龜名僂句也

投子

堅瓠集列子博者射明瓊張中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李洞詩六赤重新擲印成明瓊六赤皆古投子名投子取投擲之義今或言骨所成作頭字非也有作骰字者按諸家韻書骰卽股字不音投則知以玉石爲擲之義安有頭骰之理哉

訂譌類編續補卷下

訂訛類編六卷續編二卷杭世駿撰按世駿字大宗晚號菫浦老人仁和人乾隆元年中博學鴻詞科官編修以直言奪職歸里而卒入國史文苑傳所著道古堂詩文集七十二卷又有道古堂外集九種此訂訛類編分義訛事訛字訛句訛書訛人訛天文訛地理訛歲時訛世代訛鬼神訛禮制訛稱名訛服食訛動物訛植物訛雜物訛十七類續編亦如之取古人行事與古書紕繆處參互考訂譌者正之謬者糾之不作一模稜語斯博學者之實功求學者之寶鑑也然如武林山條的是避唐諱改爲武今舉晉書地理志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以駁之獨不思晉書唐時所撰正可作避諱之證季札墓

條引陶淵明贊證孔子至延陵實是觀於嬴博之間葬其子而題見水經注足證勞山條勞盛二山即勞山成山日知錄已言之關侯生日條關帝祖父名與字取材不出四書蓋明時村學究所造不但四戊午無此日也范蠡西施之同遊蔡邕林逋之有後前人已言之畧有暗合此書無刻本葉奐彬吏部以漢陽葉氏敦夙好齋精鈔本見示即以付刊俾知先輩讀書獨有心得斷不隨人作計也歲在著雍敦牂如月吳興劉承幹跋